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五目錄

道御史

陳繼先

王度

張翼

唐舟

康榮

陳憲

孫鼎

練綱

鍾同

展毓

伍驥

閻禹錫

婁謙

張稷

陳斌

陸愈

李興

徐憲

李經

程材

鄭巳

王傳

包澤

涂禎

林塘

陳茂烈

任賢

王渙

馬錄

王相

董建中

蘇恩

向信

林潮

鍾善經

唐濂

呂秉彝

黎貫

劉黻

張緯

張日翰

劉穎

馮恩

藍田

朱澗

雷應龍

浦鉉

鄭洛書

劉陽

郭弼

曾翀

陳讓

侯度

鄭芸

葉經

王瑛

楊爵

蕭端蒙

包節

嚴天祥

朱木

沈楠

徐鳴鶴

胡濬

陳登雲

雷士禎

姚三讓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五

道御史

監察御史陳公繼先行狀

梁潛

公諱繼先字仲述姓陳氏系出潁川十三世祖某始

由金陵徙泰和既子孫蕃衍貴顯者益衆又幾世曰

菊存先生元潁州路學教授以子貴贈萬安縣尹公

高祖也曰學禮由潁州路學教授累官潁州路推官

公會祖也公之祖曰以道潮州路學教授公之父曰

有慶先生刻志於學而行尤高推官公嘗晝寤夢神

人擁皂纛豎廳事前而去俄而公生焉推官公喜曰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此兒亢吾宗矣稍長穎悟特異嘗坐客羣集推官公呼令屬對公應聲而辦一坐客皆起賀時方七歲推官公愈益愛之未幾天下大亂亂甫定而居室盡燬於兵諸長老相繼歿僮僕無一人存者公甫寇從弱弟老母以居累累然鮮顧之者獨其姑夫劉尚書崧來撫之諭使爲學遂往受詩於尚書公數年學日進雖貧約僅自立而氣岍高邁不少降意時人尚書公甚重之久之益肆力古學諸子百家靡不究覽蓄之既富出之沛然渾厚浩博而簡嚴精粹發揚蹈厲而鋒穎潛藏一時先生長者皆稱之或慕其爲文而求

之者輒欣然許諾退坐軒中握筆細書片楮如蠅頭點竄瑣瑣遇得意處則琅然誦之其聲若出金石蓋有不知饑寒之在體者久之以詩登洪武乙丑進士第明年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改山東道出按事於山西閩海間名聲益著繼改廣東道時天下決獄多藉於京師又 太祖高皇帝慎庶獄決獄者惟弗稱

上旨是懼獨公所訊不用威而得其情奸宄懾伏五鼓而興夜深而寐凡憲臺章疏多出其手訊鞫之暇輒爲文自娛一時與公交皆名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稱爲陳古文而不名也昔所爲文多散失不存存者

五卷耳以洪武甲戌六月二十一日歿於官歿之日
搜其橐無餘資出其篋無完衣而床几左右惟簡編
塵積聞者莫不悲之公孝友之行本乎天性廣穎隆
準背隱起如負箕緩步徐行懇懇乎碩碩乎其大也
傲乎其自得而憂患得喪不足動其中雖坦夷自居
而詭隨側媚者不能逆其情雖簡質不華而巧投曲
中者不能測其意終始一節未嘗少變蓋公之材用
未盡施年不及下壽然爲名進士賢御史爲文章追
乎古之作者雖死無憾矣潛之老母公姊也嘗稱道
公之事以勉潛於學令詔其子賞使識之不忘

監察御史王度傳

黃佐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少肆力經書稽理脩辭爲
人所師部使者以明經儒士薦起家拜山東道監察
御史繩糾務持大體疏十餘上多見用會 高皇帝
棄羣臣諸藩不靖兵部齊泰等會議兵事度與僉謀
歲庚辰監會試時大將軍曹國公李景隆北向敗績
退保濟南以歷城侯盛庸代之度密陳便宜無不可
制勝者乃有東昌之捷景隆徵還赦不誅反當軸用
事忌庸等功掩已讒間遂行度等與謀者皆見疎辛
巳夏六月濟南告急師徒屢敗度奏請募兵壬午春

庸傳錄 卷之六十五
有小河之捷命度勞師徐州而還夏五月鳳陽不守
方孝孺與度等畫策以死社稷爲言秋七月坐黨禍
戍賀縣千戶所出語得罪闔門被繫寘於法度死時
年四十有七按惠大記云度革除初爲山東道監察
御史王寅志云或曰令南海三年始召拜則其拜官
之年今皆無的據矣又云度居邑之東平坊因徃役
藩司牧伯禮爲其子師會朝使祭南海神設席度與
焉酒酣索詩卽席口占數絕多所規諷或記其詠橄
欖曰南海飛騎薦荔枝誰知橄欖更清奇只以根托
尋常地無自吹嘘到京畿他皆不傳矣因詢一事大

奇之又度死姻家連坐一百五十五戶籍長王宗錫
冀脫逃詭稱度爲他產冒藉然亦莫能免也冬十一
月都御史陳瑛請追論方孝孺黨 上曰彼自盡其
心耳其勿問於是事漸雪永樂二十二年冬十月
昭皇帝曰方孝孺等皆忠臣可憫因大赦諸家族之
存者戶留一丁應戍云

監察御史張公翼傳略

張翼秦州人舉永樂戊子鄉試歷任江西巡按監察御史會歲大侵人人頗頷孳墜相屬于道公上疏繪圖請賑濟詔愍之爲發帑金數十萬甦活甚多又江岸地斥鹵可田有司憚于開墾公至爲處牛種鑿渠道有秋者萬餘頃民得殷富大臣劉觀貪婪無忌廷臣多彈射之然劉有寵於上言者反遭貶自是舉朝口噤心悸疏莫敢再公忿然曰言官之職掌爲何誓不與劉共朝於是按其不法數事力劾之上爲感悟下劉觀及子輻錦衣獄遣戍遼左中涓楊進等

唐書卷之六十一
五
怙寵要恩請玉帶金鞍圖書等物引從征王瑾故事頗屬僭踰衆憚之不敢言公批鱗極諫事得寢中涓輩嚙指曰秀才大膽時與御史邵玘楊爵輩齊名臺閣生風焉忠臣直士何代無之乃羣議而單阻者多矣張公懃直敢犯不避齒馬之嫌豈非違衆獨立者乎所按部又能墾斥鹵請賑金垂永賴之利以咻喚一方則又直臣中之良吏矣

監察御史唐舟傳

子亮附

黃佐

唐舟字汝濟瓊山人學優才膽中華除間鄉試永樂癸未復試皆中第二名甲申舉進士授新建知縣始至簡易御下若尋常然久之名愈著上下大服有問其故曰古人所謂新任如處暗室輕動必有觸損久坐自明未幾應求賢 詔起赴京陞江西僉事整肅紀度郡邑承望風采舊南昌守懼先隙闖門不能仰視舟待之加禮衆服其量後以微累降判衢郡卽折憲節盡安輯撫綏之道以非辜從戎隆慶衢人思之不已 仁廟登極大臣首薦爲監察御史卽抗辯內

侍陷黃本固等數事風節愈勁出按浙江所至多政
譽爲人胸次坦夷光明無纖芥畛域待已接人任真
自信馭歷中外餘三十年所至有冰蘖聲嘗題門帖
曰雪霜半染中年髮天地應知暮夜心見者嘆服及
歸杜門不出家無擔石之儲處之晏如鄉議高之年
八十二無疾而終子亮字景明幼隨父任衢州游常
山學中永樂丁酉科浙江鄉試戊戌登進士除直隸
泗州判官改詹事府主簿旋改王府長史司奉祠永
樂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以舊恩賜鈔幣擢寧國府
同知謝恩詩內侍傳宣出建章東宮寮屬被恩光親

勞御手分文錦又勅中官賜玉漿五品大夫名不
萬年 天子壽無疆小臣戀國心長在時望彤雲捧
玉皇

監察御史陳憲傳

江西道監察御史陳憲字廷章浙江定海人由進士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江西莊重知憲體其在江西政績尤著糾察方面及郡縣吏之賢否而去留之悉公人用悅服南昌之民舊苦三司供給郡縣因之爲已利憲悉革之民大稱快吉安守禦千戶所清貪淫兇惡殺人破家殆不勝紀都司受賂常曲庇之按察司巡按御史雖知之皆怯懦莫敢問憲至廉得清殺一家無罪三人執訊引伏械送京師一郡晏然舞抃於道他善政尚多旣歸同官以鞫獄出入相訐者引

憲初鞠爲證俱集刑部憲事已白以待覆奏未出然
已有病時施禮署部事實而無制屬吏肆爲姦弊凡
死罪繫獄者悉得自便減清雖罪狀明白尚繫刑部
獄未決夜竊至憲所詬詈捶擊憲憲忿恨竟以宣德
三年十月卒於刑部於是公論皆咎禮後 上問侍
臣曰聞御史陳憲能持身振憲紀今安在侍臣以實
對 上深惜之自是不直禮後有告清他罪者立命
磔於市

河南道監察御史康榮孟嘉墓志銘

楊士奇

正統七年河南道監察御史康榮孟嘉奉使廣東明
年秋使事畢將歸得熱疾布政使南昌彭公按察使
蕪湖郭公合三司寮屬徧求醫療竟不起九月
也發其裝蕭然遂相與治棺斂且歸其喪孟嘉吉之
泰和人自少勤學雖貧志操卓然宣德中舉賢良爲
廣西按察知事持其言行不肯苟且而勤於職務按
察使謝瑾及其寮佐皆一時之賢者亦皆賢孟嘉瑾
嘗語人吾輩以友道待孟嘉未嘗以屬而孟嘉事其

上官皆謹凡所施於下吏者亦咸見敬愛三載考最
刑部尚書匡曰魏公前未嘗識孟嘉採諸輿論薦爲
監察御史益明法意究大體用刑能恕而致勤夙夜
操行益嚴不肯枉道徇物嘗巡按浙江歲餘君子稱
其嚴而不察公而有禮得憲體之正孟嘉在察院處
其同寮相好無間言獨都御史陳智怙勢騁弘昵邪
讐正凡其屬之正直者及爲上直大臣所舉者智皆
惡其不阿徇已而不禮逝之或導孟嘉盍少枉以取
容乎孟嘉曰彼所爲若是將不自容何能容人無幾
智及其所素昵者皆以罪罷黜如孟嘉言孟嘉爲人
和厚坦易廉潔公正與物無競其卒也士君子皆爲
之嗟悼其享年四十有八孟嘉余女弟之子十三三
從余在兩京二十餘年自束髮聞一善言輒服膺之
不混儕流俗今卓立如此余方資賢甥以終老豈謂
溘先吾而逝也嗚呼惜哉

監察御史孫公鼎傳

京學志

公諱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舉歷江浦松江學博士甚得士心彬彬多興起者楊文定溥薦爲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公教壹以德行爲本而文藝次之置本原錄錄諸生善行學以身爲率不事譏防行部令勿先知從單輿粹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詰一文或破題數首隨閱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厝手嘗見庭橘方熟命左右摘嘗因分畀諸生同啗之一生獨取其二公問之以奉親對公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飢甚奏免其

租什七賑濟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衆庚午秋
試時 上北狩公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
當簪花燕餞今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
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旣而
詣 闕上疏請隨所用以效死不報乃自矢于文信
公祠去蒞所部道遇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萬里丹
衷扶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金陵
王林朴以賢良徵公薦以自代不允而擢林朴僉事
董廣學政會勅封公父母得告歸省父聞 恩命至
擁騎以迎公塗行控御甚虔觀者榮之明年還朝念

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缺當道屢欲論起之郡
守江浦張瑄疏公孝追曾閔學踵程朱宜起居論思
之職皆未果名卿大夫過公鄉者必禮於其廬鄉人
子弟考德問業者無虛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
歸六載爲天順元年十月朔卒於家年六十有六

監察御史練公墓誌銘

王儼

公諱綱字從道姓練氏蘇之長洲人高祖貞元浙江
行樞密院都事曾祖文達海道萬戶府總管祖則成
洪武初由春坊司直改河南道御史以直言授旌賞
考哲封監察御史母王氏文靖公汝玉之女贈孺人
公在童孺時有鉅人志長而嗜學通春秋宣德乙卯
領鄉薦名在第二會試入胄監歷事都察院正統乙
巳英廟親征北虜未還景帝監國尋卽大位時
京師擾攘人心洶洶廷臣雖職居臺諫亦莫敢昌言
國是公據古証今上中興要務八條一曰謹天變二

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其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爲成轉禍爲福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冬十月虜進逼京城公復上勤王急務謂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然我國家輿圖之廣倉廩之實甲兵之利固非宋比也求其人如种師道李綱輩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勒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倡爲和議緩於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卽爲姦臣宜急加誅以爲衆戒疏入

上感悟命施行之且奇其才可任風紀卽日授公浙江道監察御史明年景泰改元上時政五事皆一時安攘大計辛未奉璽書巡視兩淮塩課權貴爲之斂戢壬申還朝賜宴光祿寺以示優異尋以邊境未寧虜情叵測上軍國大計八條皆見嘉納時吏部缺尚書上命舉可稱任者公率同官言左都御史王翱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上於是召王翱爲吏部尚書以年富爲戶部而薛瑄亦相繼大拜三載賜勅命有式克振勵不

忝厥官之褒先是京師有警兵多離次遣使四方召募丁壯聚之勇敢營歲久逋逃者衆大臣請治其罪編之尺籍公上言召募之初旣諭以大義復許以事定遣歸故健夫勇卒雲集京師爭先日效旣而淹留日久恩寵未及饑寒迫身勢必逃避且 皇上嘗體天地好生之仁於犯大辟者尚原其死俾隸尺籍何至使應募無辜之民與之爲伍刑賞失中莫此爲甚方今水旱相仍流亾接踵萬一事例太重搜求太急致生事端爲患非小兼之邊務尚殷急於用武他日復有召募誰其肯從 上是其言悉詔不問義勇得

復於民者數千人甲戌巡按福建時官臺山民聚爲盜渠魁未獲而逮繫脇從公至釋之趣師勦捕且追咎其典守者於是與衆相忤按察使楊珏乃誣撫公於朝當道亦多忌公遂左遷陝西邠州判官再徙甘肅州前衛經歷部符未下而公已下外艱歸矣自是絕意功名葺復舊業於尹山之陽爲終焉計建思菴於先塋之側塑先賢范文正公文信公像於中語人曰初吾自分得用於時當學范文否則爲文公爾今兩失之奉其遺像以見吾志識者憫焉公賦性剛毅不肯下人好善之心雖切不嫉惡太甚事有不可雖達

官貴人亦面折之不爲少容以故立朝未久一斥不復亦其勢然哉春秋七十有六

貴州道監察御史贈大理寺左寺丞謚恭愍鍾

公同傳

程楷

鍾恭愍名同字世京吉之永豐人翰林院復之子復以文學氣節軋時輩居京師與劉忠愍連邱弟忠愍諫死時復以母老不與名恭愍趨庭稔聞正論復既歿學益深過廬陵忠節祠歸銘座右曰生不登進士第死不登忠節祠豈丈夫哉景泰庚午鄉舉辛未舉進士壬申拜貴州道監察御史入臺風采諤諤時天下多事凡大計輒敢言景皇帝既渝盟奪嫡會所建薨憲廟逃潛邸倖侍擬必有所待恭愍則曰天

下事無重於此者吾固不敢默雖然不可以輕言無
補甲戌積陰晦逾日求直言五月四日適獲韃賊知
虜情叵測因上章先虜事中言父有天下固當傳之
於子然太子薨逝則知天命有在茲皇儲未建國本
無依而虜警天變中外洶洶誠不可不慮也 太上
皇曩侍 皇上友愛甚周今 上皇之子兄弟之子
猶子也天資厚重亦無過舉誠可爲宗廟社稷託伏
望擴大地之量敦友于之仁擇日行禮復其儲位仍
選蹇諤之儒臣日侍講讀庶緝熙聖學用延祖宗無
疆之休天下幸甚臣同昧死敢言 帝不懌然重天

變仍優詔褒荅所言事理深有憂國愛民之心然事
有難易從多官議說後數日禮部郎中章綸繼以復
儲言有旨鞠訊蔓辭連及並下錦衣獄命牢固監候
窘辱萬狀踰明年八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亦先議
及儲事至是以考績來 上憤其言因被杖左右曰
皆鍾同倡論至和者再三同是罪首耳遽封大杖入
徙杖至百腐腫逾六日死獄中時八月二十六日也
年三十二瘞尸獄中丁丑 英宗復辟國子生葉華
朱圭以爲言贈大理寺左寺丞錄長子啟爲國子生
已卯得尸詔給衣棺馳驛歸葬尋授啟咸寧令以疾

罷成化癸卯妻羅重以為請 憲宗特命錄其仲越
 為通政司知事月給羅米一石丁未越以易名典請
 乃謚恭愍俾從祀忠節祠恭愍方在庠序隙地特出
 紅葵一本迥異既葬宰木巢烏鵲產白雛奇 諫
 章時馳馬出馬溝伏不肯去同憤曰死國 矣
 馬猶迂迴再四乃去後三日死廐中

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展公毓墓志銘

李東陽

公與家君友且二十年東陽七歲時始知讀書為文
 皆藉公啟迪稍長因公為外傳從之游食飲於公數
 年東陽舉進士僅五年而公卒卒之日門人進士李
 紳為狀東陽乃泣而銘之嗚呼公生無伯叔昆季家
 故貧始為著卜術已而棄不事事舉子業游順天府
 學天順丁丑舉進士擢河南道監察御史三載階文
 林郎兩按藩鎮皆有譽其在山東剗奸刮癘十去四
 五民無賴詭為僧遊食市中者甚眾公悉驅之耕時

有欲傾之者陰縱人狙公撫掇無所得公益嚴戒立崖岸爲之吏民無敢犯其在朔方有中官出鎮橫斂荼毒人莫敢牴牾公首爲狀白都御史奏之彼竟得罪去大同萬全之間有牧地數百里析兩地兵民居之衆侵斂擾亂手挺與刃相殺有司莫能制公掘地爲塹數里抵南北山麓中分之戒不得過乃已時戎政廢弛命尚書王公竑及公理之乃閱士卒壯勇者復營爲十二置長若屬居則共習戰則俱往其爲法最良尚書去十二營遂廢後乃復爲十二營馬之在畿牧者民多以賂爲奸其名僅存實喪共三之二不足用公與給事中一人偕受命往治之貴太僕之不任事者劾罷其丞六人其在道考覈爲多凡與諸道偕諸道䟽具在有司公風義凝重疑然不挫於物其有不合者雖貴矣必與之抗人皆以爲難公真能御史哉公諱毓字鍾秀其先本崔姓祖興出婚於展遂從展姓徙自鳳翔之岐山居京師

監察御史伍驥傳

實錄

成化十一年正月壬申命祀故監察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於福建上杭縣先是上杭知縣蕭宏奏天順六年盜賊竊發都指揮丁泉率兵守備本縣扞禦有方賊不敢犯次年賊勢益熾巡按監察御史伍驥初入境聞變徑馳至汀州審察賊情調兵策應兵既四集驥乃單騎冒險親造賊巢諭以禍福賊不意其猝至初甚駭及聞所諭且見其至誠莫不感悟泣下旬日之間脅從來歸者一千七十餘戶俱給以牛具穀種俾之復業惟賊首李宗政等負險不服遂與泉率

兵深入攻破營寨泉奮身力戰爲賊所害自是賊益
猖獗驥總督官軍弔死恤傷激揚義氣與賊戰十餘
合破犁壁等一十八寨擒斬八百餘人賊平驥衝冒
瘴癘致成危疾班師未幾卒至殞命衆皆傷痛如失
父母縣民郭明德等已備私財創立祠宇乞載諸祀
典令有司歲時致祭以慰衆情以爲人臣之勸事下
禮部復奏賜其額曰褒忠命有司春秋祀之驥字體
純江西安福縣人景泰甲戌進士莊重寡言居風憲
持大體見同類撥拾大臣以沽名者恒非之遇事當
爲果決敢任衆期其大用而止於此莫不惜之子希
閔爲福建按察僉事

監察御史閻公禹錫墓志銘

馬中錫

成化甲午春夏間中錫得劇疾危甚稍間則秋試屆
期吾邑計偕者赴試久矣公方試士於順義縣因持
牒復試得中錫文輒大言謂隣邑諸令及校官不意
今歲解元乃在此吾歷試八郡未見有出色者晚得
斯人足慰吾心矣仍命順義令餽米肉僕馬以示優
異比揭曉中錫果第一朝論翕然以公爲知言顧中
錫膚淺何足以膺公盛心而公之愛則深矣公今已
矣每追思不勝悲愴其子效復屬中錫銘公之墓是
益重予悲也義不可以但已乃收淚叙而銘之公諱

禹錫字子與世洛陽人祖以上不仕考諱端發解河南爲教官以終贈雲南道監察御史公美髯明目負氣自許不肯脂韋世俗亦不事邊幅與物無忤童時穎敏之人讀書日記萬言過目輒成誦肆長博極羣書且大性純孝九歲時哭其父幾至滅性正統甲子年十九領河南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授昌黎訓導丙寅喪其妣太孺人嘔奔喪之禮久不行乃自官徒歸廬於墓終制有強暴見化白蟻出集之應有司以聞其間既而聞河汾薛文清公講明濂洛關閩學遂謝舉業去洛從之遊得其大指而歸考功員外

郎開州紀振薦公爲其庠訓導遂以其所得爲教四方從者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州之氓無少長皆化之曰無取閻先生非刺也稍涉不義卽相誡曰毋令閻先生知之正身飭行望者消釋人以比司馬端明之在洛云天順丁丑大學士李文達公薦爲國子學正尋陞監丞諸生之事干謁者悉不得行不遂者或以賈怨癸未謫徽州府經歷諸生詣闕奏留者至再甲申陞南京國子監助教復轉監丞掌京衛武學事世祿子弟悉知讀書由禮登甲科者相望而中外擁貂蟬握虎符號稱儒將者亦多公門人四典文衡尤

號得人太宰塩山王忠肅公欲大用公未果繼忠肅者姚文敏公集廷臣求學行異等可任御史者提督畿內學校同聲以公應乃授今官公感知遇慨然有造就人材之志勵名節敦士風抑詞章之習明本原之學取周子太極圖通書爲士子講明之一時之人皆粗知性理者公之力也又疏塲屋數十弊陳之皆久賜施行時論稱快焉世方仰其有爲成化丙申七月二十八日無疾衣服冠而逝公卿大臣多惜之士子如失所怙恃距其生宣德丙午四月十三日得壽五十一明年丁酉歸葬洛公宦遊三十年清苦蕭索如吳隱之每去任囊無一錢如劉寵死之日家計如庾黔婁其文武門人及故屬吏相與賻而殯之平日著述甚富有自信集晦菴要語二程全集薛文清公讀書錄河汾詩文司馬法吳子註解孫子選註武學詞範行於世

監察御史婁公謙傳

京學志

公諱謙字克讓江西上饒人成化丙戌進士拜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以躬行實踐爲教士類翕然風動時中官汪直新幸勢炙手可熱公絕不與接直甚銜之使邏校文致其短竟莫能得已督北畿陝西學爲教一如南都弘治壬子晉四川左布政使提調鄉試監臨者重其雅望簾內外諸務盡歸之以勞苦觸疾卒

監察御史張君稷墓志銘

李東陽

君姓張氏諱稷字世用世爲揚之寶應人曾祖谷成
祖仲仁父彥明封太常寺博士母鄭氏封孺人君少
有器識弱冠爲縣學生穎脫儕類御史見其文驚曰
是當爲場屋魁比試有司屢弗利成化戊子始舉鄉
貢壬辰登進士第觀政戶部嘗預收京儲給河南潼
關諸君賞皆有能聲授太常博士凡值郊祀廟饗左
右執事甚閑禮度有白金文綺之賜居數年被簡爲
四川道御史監光祿寺出納明慎及按福建樹風采
嚴號令鋤強植弱敏於聽訟立判曲直然未嘗恃以

為能每錄重辟必勤服念所全活者甚眾有藩閩武
 臣怙勢為民病君列其罪奏出之名益彰尤重文教
 以作人厲俗為事間又訪先賢遺跡興廢補敝存問
 其子若孫或弔古感物輒形歌詠亦不以妨政務又
 受代簿牘無留者時官數多冗至有冒名匿罪以于
 別有擬奏而病已作竟不果上云君闔爽明達博交
 汎愛而臧否自別有不當意輒見辭色旋亦消釋不
 復著胸臆間愍窮赴急義氣所激視財利若土苴在
 官十餘年不問生業未嘗增寸土一屋服器儉朴蕭
 然如諸生時君富經術授徒京師有顯者為詩文清
 坂有思致至於辨別體裁詩騷高下尤介介不苟君
 子以為知言所著有竹西稿若干卷

御史陳珺傳

順德縣志

陳珺者龍山人也進士選庶吉士出為監察御史時
 宦官汪直筦西廠調登京師橫恣羅織商輅項忠疏
 罷之矣御史戴縉上言汪直功德不宜罷復用事未
 幾縉遷都御史珺與同官郭和上疏曰汪直奸邪小
 人竊弄威權締結朋黨紊亂朝政擅起邊功 皇上
 頃罷西廠人心大快今復令直提督其勢益張天下
 但知汪直而不知 皇上請將直正典刑以為奸邪
 之戒 上優容之巡按雲南討巨賊賑饑民撫叛夷
 歸侵地有王射者藉汪直詐稱使者至滇珺械歸於

京師而鎮守太監錢能直黨也其事珺未嘗不側行
踧踏然珺氣盛弗爲禮會能掠取鎮內寶石子女及
納夷賄許以土地印信諸不法珺遂劾能與直朋邪
相倚害民啟釁直等齟齬其間逮珺論治適戍居庸
子應科上書訟及科道論救乃放還田里珺爲人剛
不能容人戴縉本同里子以附直獵大位珺終身不
忍見也嘗出見縉樹坊故瞠目仰視柰何穢塗汚我
欲撻丐人於是兩家大鬩臬司不能居解坊不克樹
縉請於朝乃克樹云是時珺直聲聞天下當塗甚
重之珺亦菟表在念有所關說其言輒效後有以曲
辭者珺曰儻直惡賂我乎邑人至今以爲口實又常
奪人田布政劉士奇微時田亦在奪中告珺珺曰鄉
大夫奪田自其故高第以歸子勉之矣及士奇登第
遂歸之以此少於邑人不傳也

監察御史陸君愈墓表

張元禎

君諱愈字抑之別號貞菴世家海鹽之陸塘橋高祖考伯榮曾祖考呂祖考成始徙今平湖之馬廐里居焉考桂妣朱氏君幼已篤嗜典籍長益刻意進士業以邑庠生領浙江壬午鄉薦慮分於家事去精修於百里外僧寺中游太學復萃四方知名士倡議爲麗澤會以相淬礪乙未第進士觀政吏部出爲揚州之江都令爲治一本仁愛窮鄉下里靡不歷月召有年德者鄉一人詢民疾苦江田消長不常不稅額不損馬多領牧於無丁產者城南供餽歲所糜不貲一一

爲之均賦而節約之民困頓甦水居甿不知蓄泄數
苦旱澇召伯鎮河塘數厄於衡嚙始教之開渠以待
盈縮復爲之伐石以甃其塘積患乃由是除歲凶民
多鬻子女於江南亟捐俸入并公餘錢贖以聚者幾
百人每新穀未登輒發其舊廩散之約秋成償貧者
甚得濟巡撫李都憲籍所部羨銀十數萬兩將上之
特請留之江淮活無窮民命江南屯卒爲暴境內一
旦單騎徑往擒其魁奏置巡檢司控制之勢乃戢憲
臣誣平民數百家爲兵與抗執累月竟得免如嫁尼
僧瘞旅骸修學校恤孤寡善政尤多旣二載召還廣

東道監察御史監通積局竹木及巡視京倉人人稱
平中貴人欲有所私不可得丁外艱服除始實拜廣
東道御史又未幾復丁內艱改山西道不三月尋有
按蜀之命蜀地遠在萬里外謂非嚴莫治下車卽鋤
豪強斥貪墨發奸弊風稜甚峻上自崇藩下至羗酋
咸慄懍莫敢縱尤加意學校孤寡及死獄大修成都
郡學荆養濟院於營昌出成按之不能生者亡慮百
十數滿一載將代以盛暑行炎鄉得疾旋成都遂下
起寔弘治紀元戊申之八月二十六日也距生正統
歲次己未七月十二日得壽五十君爲人雖落落負

氣節而宅心殊平恕居常留意世務於工賈事亦博
詢及以故唯所任之而達性不崇佛老及諸淫祠而
刑家廟輯家譜置祀田皆所倡者遇親族甚厚迎養
寡姊割田宅以奉寡嫂弟有疾躬候醫藥無昕夕間
教育其子猶已生子率皆人子難能云

李興傳

朱睦㮮

李興字伯起嵩縣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授冠縣知
縣以憂去百姓遮道泣留起復改鄒十尋擢監察御
史忠鯁敢言每上疏訣別妻子不復留意家事及按
陝西大振風紀所至姦盜屏息是時叅將郭鏞怙勢
違法諸司皆畏之間有劾者奏鏞卽令人劫於道并
其奏章奪之興乃密疏罪狀請按誅之上俞其奏
興捕之戮於市百姓稱快又儀賓樊某者嘗毆父父
愬之官莫敢有理者興廉知以計縛至階下校死其
它鋤強戡暴皆類此布政韓某素與興不合及轉都

御史卽撫關中因郭樊二氏子愬遂奏興逮至京師坐以重辟吏部尚書王恕乃上疏論採其畧曰邇者御史與巡按陝西克盡憲職所至秋毫無犯其有益於地方多矣今之所傷雖有數人蓋欲懲治奸頑初非有意挾私法當擬徒今若處之以死臣恐天下後世以爲 陛下用刑任情弗以法豈不有累至仁至明之德耶且天下貪官污吏強軍豪民所忌憚者惟御史爾今若此是使御史垂首喪氣而貪污豪強無所忌憚欲小民獲安四方晏然難矣疏入 上薄其罪謫戍嶺表而興名益震會赦歸所著有西巡奏議

高南野錄若干卷子尚當父興被誣論死三上章乞代及興謫戍賓州遂從行弘治十一年尚由賓州學生中鄉試 論曰李公好言事所上疏多除姦啟蔽進用正人一時中外肅然其按陝時所至山嶽動搖至今吏民猶畏威懷德可謂不愧厥職矣視世之喜循默惡鯁直者何可同日語哉

御史徐憲傳

崔銑

徐憲字振綱安陽天池人成化戊戌舉進士授松江推官松江天下稱饒而民頗狡憲以約已推誠爲治張弼稱之曰繁華罔動用刑宜俗民亦稱曰徐青天大說服有盜牛者以火刀更其角莫辯也憲令縱牛入野牛奔王家闌中乃治盜罪入內臺爲御史出按甘肅番貢獅子憲令守關者勿納上疏言獅子異物受之則夷生頑心况日食牛羊百夫扛之昔武王受獒召公戒曰細行能累大德往者夷貢獅子受之故敢再貢彼蓋窺我好尚矣却之便時例贖徒者并贖

杖憲奏流之罪三贖米四十石而止雜犯死罪不論
五十石今增贖杖法則三年者米至四十五石矣是
雖輕於死而實重於流也憲以親老謝病歸天池卒
年五十一

河南道監察御史李君經墓志銘

李東陽

士常姓李氏諱經別號力齋其先鳳陽臨淮人也曾
祖諱濟元季以鄉兵歸國累功授廣信衛正千戶祖
諱庸陝西都指揮僉事考諱徵萬全都指揮僉事始
居萬全兄士章署都指揮僉事世有勲望士常幼端
重如老成人爲都司學生刻志問學夜或睡輒以手
自批其頰舜咨父尚書公謫戍萬全士常寔受學有
名諸生間葉文莊公爲巡撫賞愛特厚薦於我外舅
蒙泉岳公爲晉公時知興化府得葉書曰與中不吾

負亟報許之士常游蒙泉門久學益進御史林貴寔
闡于與督學政咸見器許甲午舉鄉貢戊戌登進士
第奉詔入翰林爲庶吉士辛丑拜河南道御史奉勅
巡山海諸關二年政令明肅歸掌道事覈京官稱負
尤嚴慎不苟及巡河南令有司毋貸市物而稽其職
聞者皆相戒莫敢肆時歲大凶上疏言懷慶諸府民
父食子兄食弟骨肉親黨相噬死徙十六七雖蒙赦
宥宜大肆蠲卹庶他變可弭又與巡撫會議諸賑卹
事未及報益憂懣簿訟填委弗遑寢食冒暑至洛陽
疾作復有公事當詣汴猶閱案過夜分乃行至則益
甚語已不可辨猶隱隱言採荒事九月二十一日卒
士常天性孝友又習世訓居喪疏食三年兄弟雍穆
晝聚處堂上暮乃歸寢兄出未返過期不敢飯閨壺
和敬迭爲賓禮叔母寡而守節終身母事兄士章
子指揮同知稽及穆及兄純子程秀皆早孤視若已
出或親爲講授繕庶弟也遺腹于外及長謀歸之爲
娶婦焉士常赴義如渴勇不計力人有善推誠嚮慕
意氣所屬歷歷出肝肺守官清儉家指旣衆俸不給
或稱貸爲日夕旣及遇文人墨客竟日延欸與相倡
和所得詩賦至累篋笥猶酷好不厭自出翰林爲御

史雖極通要而非其好竟憂勞以死嗚呼悲哉士常
善楷書恒曰吾兄書法過我謂也士儀乃書
此銘曰以慰吾弟東陽爲篆蓋亦士常意云

河南道監察御史程君材墓志銘 王鏊

孝宗皇帝御天下憂憫元元體貌大臣而於臺諫尤
所優假於是言官多得盡言而言之得體剴切而可
憚婉曲而可思明白而可以感動人主者亦無幾人
若休寧程君良用其所謂得進言之體者也君諱材
初以進士授閩之汀州府推官汀俗故號頑獷君至
方毅明察一時獄訟不之守而之推守以是嘆之巡
按御史胡華入守言每含怒以待有囚法當流胡欲
寘之死君據法以諍胡曰我不知法耶胡怒亦甚君
辨不已久之胡忽自悟曰推官言是也不然幾誤殺

一人後有大獄必召君議巡郡必挾君以往文事武備悉以委之且舉君爲八閩循吏之首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卽上疏劾大臣貪耄者二人時長憲者謂試御史不得遽言事不與實授君亦不顧曰試御史獨非言官耶會考京職給事中吳舜王蓋被黜二人蓋嘗劾冢宰馬公者君遂上疏言大臣天子之腹心言官天子之耳目任腹心而廢耳目可乎願留舜蓋黜臣等之緘默者未幾又疏九庫出納之弊蠹政爲刻甲子秋始實授御史往福建清戎伍至天津值中貴進時鮮者暴橫不法上疏劾之因請 上節貢賦

以安民生至淮安又上弘大綱舉萬目以隆治體任將帥以重邊防謹諡議以昭公道累數千言 今上初政又上十事一曰君心萬事之本聖學進修之本朝廷四方之本部院諸司之本衣食生民之本禮樂教化之本賢才致治之本聽納求諫之本將帥攻守之本內治外攘之本所歷地方災傷又上奏曰 陛下登極之初災異數見願反身修德信用忠賢自宮闈以及百執事皆禁絕奢侈與逸遊戲玩之具與夫不正之人無益之事可緩之賦一切罷去皆人所難言者又嘗薦人才如王綸可尙御藥許進宜本兵柄

樂

陸完之勤廉林俊之養素自重陳茂烈張詡夏鏃潘
府之恬退後多爲名士君自以裔出於程而生於新
安故一意程朱之學嘗曰今世人才之不逮古者科
目害之也朝廷設科以取士士由科目以進身豈利
祿之謂哉所至輒引諸生講明性理之學雖簿書叢
述而手不釋卷居大父母喪不用僧尼道士至忝家
以爲法時巡按缺員君兼領其事又兼查理文卷軍
器諸務填委君殫精竭慮遂以成疾疾革召所屬語
之曰吾爲言官不能舉職死有餘媿死之日其勿斂
賻賵以重吾罪古者冠帶不送死其爲吾易深衣以
殮時有族叔在浙西求一訣君曰爲謝吾叔察院豈
私見所耶叔大哭而去時正德丙寅九月十七日也
年止四十有一君修髯偉儀觀抱負落落不凡與張
芝戴銑爲友砥礪以名節必欲追古人及之不肯隨
世碌碌以就功名官內臺一年所上十餘疏疏皆當
今急務非掇拾細故以塞責亦不爲矯訐以求名惜
中道忽踈然跡其所樹立亦足襮白於天下雖不至
公卿未爲不遇也假而位至卿相終老默默以去視
今所得何如哉

監察御史鄭已傳

郡志

鄭已字克修山海衛人也成童充縣學弟子員屬儷
句輒驚人貧而克意向學隆冬夜然柴誦書達旦舉
鄉試亞魁登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劉文安典教
每閱其文輒嘆曰山海乃有此子耶改御史會廷推
撫臣有弗當已出卽抗章論之語侵當道又累疏指
摘撫臣及中貴而權要多忌之矣巡按陝西甘涼諸
路災沴連歲邊境繹騷已上匡時圖治等疏大要以
安民練兵責在守令將帥而守令將帥之選責在吏
兵二部探本則歸重于君身親儒臣以講學延大臣

以勤政獎直臣以來諫疊疊數千言極剴切咸斷斷可行得 上允遂講賑濟飭邊備陝以西賴之時勲貴出鎮統袴子弟怙勢凌下監司莫敢問已捕而杖之濱死實勳貴人親弟也乃謀中之謫戍宣府總兵慕而敬禮焉館諸佛宮士從學日衆有黠卒怨總兵奏不道事累及已繫闕下誣白放歸田里奉卽降詔復官知者欲薦嚮用而堅謝不起蓋其亮節有氣嫉惡如仇讐談世事弗平輒攘臂憤惋至面詰人罔避其不耦於時有以云

監察御史王君傳墓志銘

馬中錫

實抵有良御史曰王傳元臣生有異質大父徽州司獄某謂其父主簿封御史縉曰是兒骨相當貴囑其母封孺人趙氏護愛惟謹既長廣領疎髯性資高朗領成化辛卯鄉薦以乙未進士爲山東城武縣知縣下車值歲侵民多流亡縣帑廩罄竭元臣移文兗郡得銀二千餘兩移檄殷富得粟麥二千餘石布帛二千餘匹以需賑給民賴全活人稱其仁惡少殺一家七人獄久不決君廉得其情抵於法人稱其明以是有良有司之稱甲辰拜御史多所論列風紀肅然初

使南畿察馬政繼使遼陽又按關陝按江西皆悉弊端著能聲深得憲體時江西多事元臣毛舉細故無不悉于慮必欲無歉以是有良御史之稱然亦以是得勞瘁疾慮不能支遂上疏乞歸冀優游林下以畢餘年而竟不起弘治癸丑正月某日也得壽纔四十四嗚呼哀哉銘曰崇班上壽訖死無聞君不人愧而人愧君

雲南道監察御史東川包公澤墓碑

張時徹

包氏其先汴人也至朝散大夫彰始徙鄞之江東於是鄞乃有江東包氏云明興有以明經舉進士授新城丞則諱莘者也莘生文助文助生甸甸生銘號素菴贈監察御史配紀氏贈孺人生子男五御史公其次也諱澤字民望別號東川孺而穎特年十三補郡庠生器藝輒先諸生弘治癸卯舉於鄉丙辰第進士首以才雋選授雲南道監察御史督視京師通渠護垣有功承寶鏹之賜庚申奉璽書清戎陝西飭理寧

夏固原諸要害經略整整磨勘諸司文卷蒐剔蠹弊
罔伏比考績綸音嘉獎焉已而出按湖廣兢兢執法
奏罷藩臬不職者郡縣官凡自揆無狀輒望風解印
綬詭籍之吏空舍而遯非一一捕治之也諸王府侵
田咸勒而歸之民先是郢王國絕遺墾田一百六十
頃興襄二府各欲歸其國奏爭不已撫按官迄不能
決公詳覈始末請以田歸興府而襄府軍校得佃種
如故其事乃定時有叅將趙昇者善權顯貴人嘗杖
殺戍士奪民園舍顯貴人無敢發聞公至密以萬金
爲賂麾之而悉按以法儀賓蕭璉較轆諸司王實爲
之宥公曰藪亡格憲非制也蓋以聞王瞿然出璉就
獄太和宮巨璫齊姓者怙寵徼福四張漁獵聞公按
部輒戢其下曰毋縱閻羅包老擒汝矣于是興學校
正風俗練甲兵修水利舉荒政課農功哀矜寡謹州
獄平反大辟凡四十餘輩值歲太歉發餘粟葺貢院
諸司以哺饑民所活益以萬計其餘興利除害疏奏
九十餘事皆斤斤中於理巴東雜出洞蠻以隸省會
之邊也恒負固不靖乃度地宜奏設九溪永定兵備
諸夷不兵而服公初奉命而出也道經維揚徐運同
攜千金爲科場關節浙東張僉事亦私以二子囑皆

峻絕之及鎖院條禁精嚴校閱詳核得人稱爲盛云
公天性仁孝二親早世孺慕者蓋終其身諸弟妹方
在襁褓篤於撫字俾有成立平居敦尚行誼最率禮
節訓子弟有常業每邸舍遺書輒以惇本飭躬爲先
與人交恂恂不二親黨急難則亟爲拯救甚於痼瘵
之在身也時兄弟強幹率以智計逐什一之利積貲
高等矣比其析也人取千金不啻而公則一無所與
土田屋室悉取其薄者追念祿不逮親奉廩所積置
山田四十餘畝爲歲時伏臘饗祀之需與諸從共之
在官清白自將門無私謁鄉有猾盜詹揀尸者善發
古墓事覺繫獄暮夜啖隣人表孟一持玉碗二黃金
數公公丐免公曰此盜物也而復盜盜物可乎亟
言于官而法之於是吾明盜墓之患遂息矣卒之日
家無私橐惟有東川政績十二卷弘治乙丑七月卒
於京邸得年僅五十有七

監察御史涂君禎墓碑

李夢陽

新淦縣南我舟至蓮花潭舟人指岸西廬曰此涂御史居也余聞之呀然於是登岸造其廬見其子朴而問涂御史葬處朴指曰父葬處隔江五里東鄉西廬山是也余望之歔歔已謂朴曰比得碑于廢寺吳石也曳樹墓道刻表表曰戊辰夏余蓋雁闔瑾禍云余至京師下詔獄乃涂君業先繫獄相見執手問故初瑾以鹽貨源也因遂厚望巡鹽御史貨會一御史入貨如瑾望而瑾輒擬人人必厚貨如望及涂君巡鹽還則空手見瑾瑾怒下君獄然猶日望其貨來也久

之貨竟不來瑾愈怒矯詔余禎打三十棍發肅州衛
永遠充軍君坐掠重尋卒無問識不識見君卒無不
嗟歎淚下乃時余尚在獄聞之哽噎者累日食不能
下也今大政更新瑾事盡廢格不行人士咸彬彬乎
進矣無問識不識語及君又無不嗟歎淚下以寃故
禎君名字賓賢弘治己未進士出知江陰縣有卓異
績舉天下第一乃於是擢御史云始君下獄江陰人
願厚貨入瑾如它御史數塞瑾望解君君不從而朴
則曰父幼時嘗讀書玉笥山云篤古持禮諱弘濟者
父父也早亡而朴仲父曰涂兆善使酒觸父父容之
仲父以父之容之也反顧驕縱酒然產不出其手於
是謀手其產日閔父割父不從會父出仲父輒自主
產割而手其豐父還祖母不平而怒曰阿兆自主產
割而手其豐盍白族長父對曰弟寡活不如見廩生
也父有友丘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朴妹矣未決會
坤卒父往弔焉語坤妻曰吾女已心許而郎矣勿疑
語曰觀其死知終始今豈無皎皎之行爲世所敬誦
然矯僞盜名稱身歿而跡彰者多矣此非所謂誠之
不可掩邪夫涂君官不過七品壽瑾踰四十非赫赫
久修之夫也乃今歿士夫思于朝鄉人德于鄉所縣

唐書金... 卷之六十五
縣人思慕而不忘此豈苟然者耶然余往在詔獄見
君日涕泣念母今母存而君則亡亡於非命論者頗
疑爲善而無報夫孟子不云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誠若云云則顏回王通之倫非哉

監察御史林西園公塘墓志銘 林俊

西園公貌古冲晦不肆爲時俗銜耀人鮮克知者一
日會黃司副汝亨所公獨端坐無言旣去予曰是無
類有道者黃曰然是故爲進士督墳巡撫上其事爲
令者爲行人使諸藩給邊饟絕饋遺者旣爲監察御
史言慎名器厚國本七事名斥主柄匪材又按傳太
監假子出巡雲南言孟密不當立安撫階亂事出萬
學士乖違程尚書依附馬序班受賕又言鎮守故遺
玩具淫巧過制宜鎔毀母以上供疏入太學士南陽
劉公驚曰林得御史體未可以貌取人鎮守所漁利

十汰八九狐鼠薰灌殆盡代者心不樂然敬憚之曰
吾闕御史多矣無如林者黔國沐公廉重寬博椽史
張聰盜柄都司屈膝不爲禮邊務多紛更受賕事敗
沐欲徐去以他藩司爲達予曰是有撫巡旣而都憲
王公怒見詞色公獨唯唯人曰怒難救也予曰無亦
唯唯者耳旣之王頗解而公執如故聰竟戍廣西故
事鎮守邀飲御史坐右公始坐左幕下治文書頗弄
舞方執酌跪公曰善事主者毋襲故常其人骨竦膝
觸地有聲二府官屬盡斂弗肆叅將縱麾下私于崖
奪印殺人公覈實論死數人降調數官叅將坐落職
閑住都司有粗悍者公陰折之時弗自勝然語人必
曰林道學林道學有安乃者土官子土官坐事死獄
中通把利其田言乃謀叛普顯者土官弟嫂氏虞爭
官誣以通黑脚夷三千入寇皆繫獄十餘年被累死
者百計土人懼其出則飛語謹叟無敢白者公駁曰
乃叛從者何人寇何鄉黑脚夷至三千時當有飛報
征調事豈得自默遂不能難乃顯得安置四川自餘
平反益衆蓋公智而守以愚動而行以靜正而居以
和繁而示以簡無喜色無怒容故法克施人無怨若
議者在滇幾三年代者以憂中止繼者當復來公方

別僚屬出界上以俟繼者病告報至三司欲觀舉止
除遣俟別方言公揖入敘坐如常不復問故神采無
動者人服有養以學行選督南畿學政黜浮華重廉
退士風就醇聲實益副銓曹上爲太僕少卿未命方
復有所須則公以省墓北上告終浦城弘治丙辰十
月初七日也生丙寅十一月十八日諱塘字廷玉候
官雲程人公孝友仁信學求心身不專爲進取嘗十
年不赴會試所歷迪功修職承事文林四郎所著西
園藁宗法存古錄墓在何家坑之原

監察御史陳茂烈傳

實錄

監察御史陳茂烈正德十一年冬卒於蒙巡按福建
御史王應鵬奏其清修苦節貧且無後請加卹典以
勵士風禮部議茂烈孩提之性富貴莫移冰蘆之操
始終弗懈殆儒者之高蹈也宜如應鵬奏令有司樹
坊表宅賜以名額或附入鄉賢祠歲時修祀仍優給
其家從之

明旌表孝廉文林郎監察御史梅峯陳先生墓

志銘

林俊

正德乙亥陳先生如賓書林墳成明年丙子得目書

哭母封太孺人張氏加疾謂山齋曰吉凶未可知吾平生所事見素所友執事又甚謂予曰畢竟如何予曰吾而兄也勉就藥以觀天意私叩其家無一新衣爲之密備甫畢氣絕十二月十有六日也是日天氣慘黑道路流歎吊者皆失聲先生無子予立其族子遠揚爲後與松崖山齋治其喪守馮君以棺來助越明年正月六日遠揚奉張及先生若配孺人鄭氏以葬墳土未乾德人先逝噫其如何士民具純行羣請之守帥言之巡按王君應鵬以聞禮部覆可蓋坊賜額表宅里進之鄉賢以祀月給米以卹其家始先生

以孝廉爲吏部所知奏食學祿養母辭繼以布政使陳君珂薦 上特嘉清苦月賜米三石資養又辭

上溫旨諭受及是命三曠典也先生諱茂烈字時周陳爲瑞安大川顯姓曾祖伯洪功陞興化衛總旗傳慶四又傳贈吉安府推官善祥爲先生父父卒先生甫四十歲家貧忍食以飽黃氏祖母讀書時夜分黃憫其羸喻止遂韜燈默誦究心道學作省克錄自考黃卒易所居資其餘直買山碧瀨以葬二喪親負土石墳成間日一視久之三五日一視哭盡哀而還胡憲副榮重古行禮爲子師會試道遇劫徒附之者幸

在抵京如封付之附者請半先生曰某者去君者存何半太學試第一進士出使東廣盡却贖金修禮陳白沙因領靜一之誨退而與東所私論難言安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之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氏爲類爭者媿服時張守本以嚴擊強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峻徐開解爲霽信孚上下官有賢薦而民有去思郡志列在名宦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爲救爲監察御史袍服樸素借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係風紀之重尚

書侶者子受賂崔者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先生再劾侶者而崔猶留先生以母老乞終其養供母外短牀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出則執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心身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孝廟上賓與予相對慟哭逆瑾亂政相對憂憤至羅織重罰以恣毒士夫先生曰某僅有死耳予起征藍先生杜門養靜悟領深而充養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有懼先生知爲

愧予嘗評第物品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閔
冉程朱高第子無讓焉薦者謂廉約如石守道而養
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予始
識先生諸生韓洪洞問莆人物予曰從吾又問以先
生對韓曰以莆再指一書生耶予曰是友自純家居
相信尤深每晤言躁慮消息宿疾爲頓愈先生亦惟
予言獨契嗚呼由今其復斯人耶先生壽五十八

御史贈太僕寺少卿任賢傳

實錄

任賢河南裕州人正德六年以母喪家居適流賊至
同知郁采請協心拒守賢諾之乃招集其鄉人三千
人登城拒守城陷罵賊不屈遂遇害一家死者十三
人巡按御史覈實以聞贈太僕寺少卿予祭葬仍廕
一子爲國子生時正德八年六月

御史毅齋王公渙小傳

羅洪先

正德間逆瑾僭權威虐縉紳縉紳中稍懷恥者鮮不見忤得禍而先大夫在武選以事不關白幾就逮余每聞人談瑾事輒恨當時大臣不能相正則已反蒲伏乞哀門下思駕其勢以自便是禍縉紳者不在瑾而在此數人也然瑾得肆威虐大抵皆籍口祖宗之法以持人短長使大臣各思自盡無所缺失不得其職則斷斷相諍繼之以去瑾雖凶悍烏能累犯衆難哉及讀象山王君子長所撰毅齋公墓志始知余言未至也公嘗爲御史連上疏指斥時事被杖朝堂

除名既歸猶以他事論輸邊其疏有曰捄亂之道貴
防於未然及其已成噬臍何及漢之黨錮唐之甘露
之變其所由來豈一朝夕之故哉於乎可謂至論矣
瑾之勢至是已成而公云云者蓋自盡其職不復虞
其禍之及也瑾伏誅諸謫徙者皆復起當道銜公故
嘗直已竟抑不用於乎用不用於公何與吾獨念瑾
未振而縱其萌惡瑾已敗而幸其餘威者不知凡幾
人矣而率逃於後死之誅則是可恨也說者多咎韓
忠定伏闕之請不行爲縱瑾之漸矣幾事不密韓或
有之至於洩露取媚以致報復相尋者誰歟然竟爲

時名碩老死牖下一時彼禍之人妻孥流離道路困
阨病餓隕絕於瘴烟荒塞之外言之使人掩泣拊心
不下於黨錮甘露之慘則公爲幸多矣彼其流離困
扼旣已不暇他顧而病餓隕絕於遐方者又倉卒於
嚴禁之時其多湮沒無聞何疑也而公有子子長能
暴白行事於旣往使不肖亦得以欵戲感慨於數十
年之後方思追戮始禍者以爲後鑒則直道豈必盡
屈而逃刑者顧可久恃哉子長慷慨自許必不辱公
亦與相信厚善故傳其事補史文之闕公名渙字時
霖弘治丙辰進士初令長樂有善政爲御史所上諸

疏皆可誦生七子而挺最顯卽子長云

廣德錄

卷之六十五

五

御史馬錄傳

朱睦㮮

馬錄字君卿信陽人也正德三年進士授固安知縣
邑當南北衝劇頗號難治錄明習政體周察人情廉
明惇信士民悅服踰年冀寇作亂襲破固安錄被執
入見卧内無長物寇賢而釋之再踰年徵拜監察御
史督理山東馬政以内難歸免喪出按江南時上
改元嘉靖之初也遣使捕高唐州官屬連坐者五百
餘人中外大駭錄上疏止之其畧曰夫法者公器天
子不得而私也昔漢文帝欲重懲驚馬之人張釋爲
廷尉執法不可文帝從之故千載以爲美談我祖

宗監古爲治內設三法司外設撫按官無非冀刑清
獄平使天下無冤民耳 先帝時劉瑾專權於前錢
寧竊柄於後張銳張雄等依附作威於其中蠱惑朝
廷動差錦衣官校四出提人天下洶洶幾壞國事幸
賴 陛下登極祛除舊弊人始安堵不意復有高唐
之命人情且驚且疑當此新政之初恐非所宜有也
伏望 陛下自今以後擴弘仁之度慎法令之施遇
有罪人內則付三法司外則付撫按官卽無不可治
之人亦無不可行之法矣惟 陛下垂察以杜將來
多事之漸 上從之六年按山西妖人李福達事覺

錄捕抵法初福達以丹術干武定侯郭勛勛奇之因
相與頗密及被繫勛乃移書請貰錄大怒劾勛此奸
亂法勛皇俱入辨上疑復屬法司於是刑部尚書顏
頤壽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卿湯沐等會鞫俱如錄擬
而給事中王科等御史高世魁等二十五人各又奏
論勛先後十餘疏 上以人言衆愈疑而左右又有
爲勛言者乃令福達并勘官俱至午門覆審以兵部
左侍郎張璫署都察院禮部右侍郎桂萼署刑部少
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璫等鍛鍊盡改原擬錄與都
御史李璋少卿徐文華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啓充盧

瓊按察使李珣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等坐故入俱
謫戍順壽文莊沐與侍郎劉玉王啓孟春閔楷張仲
賢都御史江朝卿顧泌汪玄錫余才寺丞汪淵等坐
推按不實俱落職科與都御史聶賢給事中秦佑沈
漢程洛等坐挾私彈劾俱編氓福達釋歸勛置不問
詔俱報可璉等降 勅獎諭各賜衣帶銀帛有差錄
既戍南丹講學授徒四方之士雲從暇則娛情詩酒
無少怨尤歷十七年以疾終年六十有八

論曰嘉靖初張璉桂萼方獻夫以議禮受知驟致通
顯諸朝臣疾之如讐璉等亦斷斷切齒恨之會大獄
興三子乃憐比傾陷以摠積憤部寺而下無不被塗
毒者衣冠之戮辱可謂極矣於戲自古黨錮之禍雖
由小人構致實吾輩有以激之也

廣雅

卷之六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



